

梅 林 著

保卫马克思主义

吉 拱 译



保卫马克思主义

[德]梅 林 著

吉 洪 译

人 民 出 版 社

Франц Меринг
НА СТРАЖЕ МАРКСИЗМ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1927

本书据苏联国家书籍出版社1927年版译出

保卫马克思主义

〔德〕梅林著

吉洪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印张 220,000字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7,500

书号 3001·1798 定价 1.15元

出版说明

弗朗茨·梅林(1846—1919年)是德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本书收入梅林在一八九三年到一九〇九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他在这些文章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了哲学上的修正主义。梅林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自古希腊以迄他当时的一些哲学流派作了分析，阐述了哲学史上的一些哲学问题和文艺理论问题。

梅林十分重视理论斗争的意义，他认识到“哲学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意识伴随现象，是人们在其中意识到这一斗争并在其中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的那些思想意识形式之一。……只有阶级斗争的历史，才能阐明似乎完全不可看清的各种哲学体系的大混乱，只有在它的光亮下，才能把那些哲学体系划分开来，归出类别来”。(第191页)梅林的这些哲学论文，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其参考价值的。

本书根据苏联1927年出版的俄文版译出，其中大部分文章又参考过《梅林文集》第十一、十三等各卷中的德文原文；所附人名索引和事项索引是根据俄文本作的，略有修改、补充；分类标题亦系俄文本编者所加。

一九八一年六月

目 次

保卫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论历史唯物主义	3
保·拉法格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	76

反对修正主义和唯心主义

新拉马克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	83
康德和社会主义	100
新康德主义者	108
康德和马克思	116
罗陀斯岛上的舞蹈	130
仿效者	139
康德,狄慈根,马赫和历史唯物主义	145

哲学史方面的一些问题

希腊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167
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	176
约翰·洛克	191
略论伏尔泰	198

伊曼努尔·康德	205
康德和斯宾诺莎	227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	232
尼采反对社会主义	242

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马克思,拉萨尔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	253
布鲁诺·鲍威尔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260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268
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	277
斐迪南·拉萨尔	287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293
纪念卡尔·马克思	293

无产阶级和哲学问题

伦理学和阶级斗争	307
艺术和无产阶级	314
宇宙之谜	323
人名索引	331
事项索引	346

保卫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论历史唯物主义

19

(1893年)

资产阶级世界今天对待历史唯物主义，差不多就象它在前一代对待达尔文主义，在半代前对待社会主义一样。它辱骂历史唯物主义，而不了解它。它逐渐地、很费力地总算懂得了达尔文主义与“猴子学说”有所不同，社会主义也不只是要“瓜分”和“劫夺数千年文化果实”，而还有别的目的。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它仍认为可以用既愚蠢而又廉价的说法来加以攻击，说它是少数几个“聪明的煽动家”所杜撰的“幻想”而已。

事实上——并且是当然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服从于它自己所制定的那个历史运动规律。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较早的时代，它是不会被任何最有天才的头脑凭空想出来的。只有达到一定高度时，人类历史才能揭开它自己的秘密。“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landed 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

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
20 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①。恩格斯这样论述了促使他和马克思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获致最初理解的历史发展高度。至于这种理解是怎样继续发展了的，请读者去读恩格斯自己的著作吧^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毕生工作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他们的全部著作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说他们二位只是东鳞西爪地剽窃了一些历史知识来支撑他们所杜撰的历史理论，那完全是资产阶级伪科学的鬼话。如考茨基已经指出的，《资本论》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正是在历史方面，它好象是一座矿山，充满着大量尚未开发的宝藏。同样也可以说，恩格斯的著作，其内容与其篇幅相比，是不可比拟地更为丰富，在其中蕴藏着无尽藏的历史材料，比学院式的书斋知识所能梦想的要多得多；那种学院式书斋知识只会从表面上搜寻一两句不能理解或故意曲解的话，如果在里面发现了“矛盾”之类，就感到奇怪了。把蕴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的大量历史观点系统地整理出来，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这件工作将来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246页。——译者

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一定会有人来完成的。但在这里，我们只能满足于一般的提示，因为我们目前的课题只是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点，就是这，也是消极方面多于积极方面的，即是说，我们的阐述将通过反驳那些流行的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来进行^①。

卡尔·马克思在他 1859 年问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既简短而又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要义。他在那里写道：

21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

① 为了避免不公正，应该明白地指出，有一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竭力想对唯物主义历史观采取比较公正的态度。亚斯特罗夫编印的《历史科学年报》在 1885 年的报导中指出，《资本论》第二卷是一部在历史科学方面也有重大意义的著作；在《历史杂志》第 68 卷第 450 页上，保尔·兴乃贝尔格在一篇评论中说，“象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巴奇芬的《母权》之类的著作已经清清楚楚地在叩科学的大门了。”然而，这个刊物的编者，来比锡大学历史教授麦克斯·勒曼先生对这个问题却作了这样妙的评述：“我们感到遗憾，在这里或在那里也有我们的专业同行倾听着这种叩门声；我们却还是要请摩尔根先生留在门外。让他对恩格斯和倍倍尔等先生供应他们认为他们的社撰所需要的所谓科学资料吧。”这是我们所见到的资产阶级历史科学主要机关刊物《历史杂志》全部七十多卷中提及历史唯物主义的仅有的一次。

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

22 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

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①

在这不多几句话里，把人类历史的运动规律那么清彻见底、那么明白无遗地表述出来，这是在任何其他文献中找不到的。为了和保尔·巴尔特先生一起在这里面找到“不明确的词句和形象”，以及很不明确的、与形象搅混在一起的对于社会静力学和动力学的表述，的确必须在美丽的湖滨城市来比锡当哲学讲师才行。但是说到人是这个历史发展的承担者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一年以前，即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里，也早已经描述过了：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②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③和 23
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译者

② 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在1890年德文版中删去了这个注的最后一句话。）

③ 行会师傅就是在行会中享有全权的会员，是行会内部的师傅，而不是行会的首领。（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

下面接着是那段著名的描述，描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立的方面怎样必然地在它们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这一描述差不多已受过充满史无前例的变革的半个世纪的考验而仍旧光辉地屹立着；接着是论证，无产阶级为什么会以及怎么样会战胜资产阶级。随着旧的生产条件的消灭，无产阶级将消灭阶级对立、一切阶级，从而作为一个阶级的它自己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这里还可以引录恩格斯在他的友人墓前所说的一段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251页。——译者

② 同上书，第273页。——译者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而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 24 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①。

这当然是一件极简单明白的事情——这里是就费尔巴哈的意思而言的；费尔巴哈这样说过：“一个哲学家的特征就在于他不是哲学教授。最简单的真理，人们恰巧总要在最后才能获得。”费尔巴哈是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中间环节，但他由于德国情况的恶劣而在半途停步了；他对于“获致真理”仍看作为一种纯粹思想意识的过程。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不是这样“获致”历史唯物主义的，如果宽容地责备他们而说它是他们从心里想出来的，那也就象用这样的断语来骂他们一样不公平，因为这是以最善良的意愿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说成是一种空洞的幻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光荣其实是在于，用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对它的正确性作出了最光辉的证明。他们不象费尔巴哈那样只懂得德国哲学，而且也懂得法国革命和英国工业。他们在这个人类的课题差不多还未提出、在“解决这个课题的物质条件”刚只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时候，就解答了这个人类历史之谜。他们之所以够得上被称为第一流思想

① 1883年3月22日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译者）。

家，因为他们在五十年前已经能从比较起来很微弱的迹象中认清了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科学至今还不能从无限之多的极其确凿的证据中捕捉住、而至多只能偶尔得到一些预感的东西。

- 25 至于为了倾向性目的来编造一套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在思想上和语言上似乎又和深入研究历史发展所得的科学认识一样的理论原理，这样做所能获致的成就是多么微小，在这里也可以举一个很突出的例子。这我们要感谢路易·布伦坦诺教授先生的善意，他指出了浪漫历史学派已经多么接近唯物主义历史观，特别是指出了一段拉维涅—佩吉朗的话，那段话是这样说的：“也许，真正的社会科学的进步迄今还是那样微小，是由于各种不同经济形式没有被好好地划分清楚，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各种不同经济形式组成着整个社会和国家组织的基础。人们忽视了，生产、产品分配、文化、文化传播、国家立法和国家形式，完全都是从经济形式中得到它们的内容和发展的；那些极重要的社会因素不可避免地产生于经济形式和经济形式的适当使用，一如产品是生产力的相互合作用的结果一样，并且凡是显现社会病态的地方，照例都可以从社会形式和经济形式间的矛盾中找到它的根源”^①。这是历史浪漫学派的一个著名代表人物在 1838 年所写的；这个学派就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里给予毁灭性打击的。虽然如此，如果不考虑到马克思并不认为生产和产品分配是经济形式中派生出来的现象，而是相反，经济形式是生产和产品分配中派生出来的，那末一眼看来会使人误以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

^① 拉维涅—佩吉朗：《运动规律和生产规律》，第 225 页。

是从拉维涅—佩吉朗那里抄来的。

在这里，重要之点在于“适当使用”。历史浪漫学派是对于资产阶级古典国民经济学的一个反击，古典国民经济学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说成是唯一合乎自然规律的生产方式，把这个阶级的经济形式说成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历史浪漫学派 26 为了容克地主的利益，把地主与农奴间的经济依赖关系加以宗法性的神化来反对这种夸大；针对自由学派对政治自由的要求，历史浪漫学派提出的论点是：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宪法并不是几页法规和宪法，而是经济势力间的关系，在现在这一场合，即是从封建时代承袭下来的贵族地主与农奴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和历史浪漫学派间的理论斗争，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间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反映。这两个派别的每一个，都宣称合乎本阶级心意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是永恒的、合乎自然规律的、不可更易的规律；至于自由主义庸俗经济学者在斗争中使用抽象的幻象较多，历史浪漫学派使用残酷的事实较多，这一个是唯心色彩较多，那一位是唯物色彩较多，那只是由于这两个斗争着的阶级的历史发展阶段有所不同而已。资产阶级正想成为统治阶级，所以把它的未来王国描绘成普遍幸福的国家；容克地主已做过统治阶级，因此必须满足于把它的权力建立于其上的经济依赖关系，加以浪漫主义的美化。

拉维涅—佩吉朗的那个论点完全是从这种美化中出发的。在这里他只是想说：封建经济形式应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组织的基础；国家形式和国家立法都是从封建经济形式中派生出来的；如果社会背离了封建经济形式，这个社会就要害病